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醒世恒言 第十五回 猛將軍片言酬萬戶

玄帝有垂訓，勸戒人須守。
好言不費錢，好言易成就。
一言能興邦，一言邦也覆。
願得世間人，好言在人後。
片語足扶人，祝你前程久。

我說世上的人。要你錢財仗義固是難事，難道一句好話也不肯說麼？人在顛沛患難之時，有那當權之人，一句話好，就扶持了起來；一句話不好，也就害人性命。這都是關係所在，不可看得輕了。假如當日晉朝反臣王敦，要殺周顛，特去請了王導來。王敦問道：「此人殺之何如？」彼時王導也不消十分用力去挽回，只答應個「不殺」也罷了，那王敦也真個就不殺了。王導卻總不做聲，王敦於是就殺了周顛一門。可見王導負了一世重名，人稱江左夷吾，乃一個口口口臨死不開一言方便，這等忍心哩！後來在中書，看見周顛倒曾有本章在內，是救他的章疏，然後心中懊恨，說：「伯仁由我而死。」已是死了，豈不可恨！又有一個曹丘生，極好獎勸人。人當無聊之際去見他的，他沒有個不為薦舉。這曹丘生名重一時，滿朝官宰都與他有交，因此就如孟嘗君之門，賓客不絕。他卻也不厭煩，口個個與他逢人說項，以致折簡薦拔。像那謝眺伶才，都是肯的，前前後後，也提引了泥塗中許多豪傑，後來也得眾人之力，四海馳名。看起來，人口中言語，易得扶持人的，如今人都不肯開個方便口兒，不知何故。如今且說一個只應承得一句話的，白白得了個萬戶封侯之位。你道開口薦人，是吃虧的麼？後人說得好：

何必千金說贈施，當權一語仗扶持。
生平不解藏人善，到處逢人說項斯。

話說山東青州府安丘縣，管下有個白兔山，山下有個白兔莊，莊中出一個豪傑，力能制虎，義膽如雲，慣打不平拳；善騎烏飛馬，射得好箭，真有穿楊百步之能；舞得好刀，果是探囊取物之技。只是未交時運，終日守窮，不遇著識英雄的，把個真將軍埋沒在此。這人姓韓，名喚如虎，因他有力使強，不怕死，只顧向前，肯替人報不平，出死力，人都喚他做猛將軍。這猛將軍上無父母，下無妻子，住在這白兔莊上，終日以打獵為生，不事家業。時常思量的，都是拜將封侯的大事業，雖然窮困，不肯挫了志氣。一日，外面去打獵，行了半日，不見一個野獸兒，肚中飢了，又氣又惱，只見東首樹頭上一個野鶴，不住的頭向著他，只顧叫，他氣得不耐煩，就持了一根三岔槍往上刺去，刺他不著，往東飛去了。猛將軍呆了半日，也隨步往東，步步挨去，走了數里遠近，只見松林裡面。露出一帶紅牆。近前看時，卻是一所塌廢的山神之廟。進了山門，兩個哼呵二將東歪西倒，再上殿時，四面絕無人影。這猛將軍點看了半日，感歎了一回，忽然一陣腥風從殿後捲起。猛地跳出一個斑文大虎，就望著這韓如虎一撲，撲將過來，猛將軍將身子一挫，讓這虎從頭上跳了過去，那虎回轉身來，他又閃了過去。兩個一往一來，鬥了一會。只聽得門開響處，走出一個老僧來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孽畜不得無禮，驚了主人公。」只見那虎竟往後山跑著去了。韓如虎又手向前，叫道：「老師父，你可來救我哩。」老僧笑道：「特特在此等你許久，如何才來見我？」如虎道：「不知老師父等我做甚？」老僧道：「等你講話。你卻不知生長在這裡，發跡不在這裡；結果在這裡，成功不在這裡。速去，速去！」說了這幾句話，轉身揭開山上一塊石壁，走了進去，影也不見了。如虎大驚，速速向著石壁磕頭禮拜。拜了起身，只見石壁上又有兩行大字，上面鑿著道：

得名於虎，進身於猿；成功於貓，歸神於兔。

如虎看了，一字也解說不出，只得緊記在心。走出廟來，把廟門上仔細再看時，上寫「山神之廟」，前面空著兩字，不知何意。一面取路回到莊上，天已晚了，野味不曾尋得，倒受了许多驚恐，又遇了一場怪事。在莊又過了幾時，思量前日那老僧，分明是個羅漢，出來點化我的。他說我生長在這裡，發跡不在這裡，臨了又說速去速去，我想株守在此，那裡有個劉先主再來三顧草廬麼？不如棄了此處，往遍天下走一遭，或者討得個發達，也不見得。他原是個慷慨漢子，又無父母、妻小記念，立定了主意，收拾幾件衣服，取了弓箭、一根短棒，出門就走。一連走了幾日，不曾算計往那一路去，於是且向道旁一個小酒肆兒，吃三杯再走。進到店中，叫酒保取了兩角酒，切了一盤子冷羊肉。如虎一頭吃酒，一面問酒保道：「這裡叫甚地名？」那人道：「此處是河間府了，往南三日路，就是河南漳德府臨漳縣地界，乃是曹操建置銅雀台的去處。只是這幾時那裡荒亂，過往的要仔細，他那裡人吃人，賣酒肉的都殺了過往客人，當肉賣哩！客官，你卻要到那裡去？」這韓如虎信步出門，又不是訪親，又不是做客，思量要建功立名。乾大事的，也正不知投身何所，遇著何人。被酒保問說要那裡去，他自己倒笑將起來。不好將得真情復他，到隨口說：「我正要到河南去。」酒保說：「去時須合多了人伴同行，不可造次。」如虎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」憑著一身武藝，身上又有幾千斤氣力，何懼之有？吃完了灑肉，算了酒錢，插起短棒，拽開步，往前去了。不知：

東西南北無窮路，未審相逢何處人。
蹙蹙四方如有礙，眼前誰是孟嘗君？

這猛將軍不聞得說，猶未有往河南之意，聞得酒保說了，偏向這臨漳取路。又走了二日，果然路上荒涼，行人稀少；再走向前去，連這小酒店安歇聽在，都沒有了。如虎大著膽只顧走去，看看天晚，只見前面林子裡，似有一個酒望兒飄揚出來。如虎快行幾步，上前看時，果是一個客店，點上燈了。店裡有兩三個伙家，正在收拾關門。看見外面走了一個客人進來，倒吃一驚道：「這人好大膽！」便向前道：「客人裡面請坐。」拿了一盆湯來，洗了手腳；取了酒來，擺在如虎面前，問道：「客人要吃米肉，還吃糠肉哩？問了好去切來。」如虎不知什麼米肉、糠肉，便應道：「我走路辛苦，肚中飢了，不管米肉、糠肉，都取些來吃便了。」那酒保笑一聲，就去取了。每樣一大盤，兩碟兒鹽醋，放在桌上。如虎不顧好歹，拿起就吃，吃個風捲殘雲，一時吃盡。這些酒保原來是慣殺人肉賣的。有單身客人，身上肥壯的，再沒得放空，見了如虎一個大漢，又長又壯，思量要擺佈他，都向後面算計去了。只見灶下走出一個婦人來，這個婦人：

不是那識李衛公的紅拂妓女
就是那相韓蕲王的梁氏夫人

這婦人立著，看那如虎吃了半晌酒肉，看了又看，識得他是個英雄漢子，就走向如虎面前，道聲：「客官萬福。」如虎遠遠的立起道：「娘子有何話說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與客官說，好漢莫驚！他這裡專一殺的是單身客人。如今眾人都到後面整頓去了，只等你去宿歇，就要開剝你哩。你適才吃的糠肉，還是豬肉；吃的米肉，就是人肉。我特來救你，你趁著月色走了罷。」就向自己身邊摸出兩錠銀子，往桌上一丟，道：「這個贈你做盤纏，我看你是個好漢，莫斷送在這裡。」如虎聽說，笑了一聲道：「謝得娘子相救，只是天晚沒處歇了，我在此歇不妨，我自自有本事，娘子你自請穩便，我只防著他們便了，這銀子娘子仍舊收了去。」於是那婦人暗暗稱奇。也不來收銀子，走入廚下去了。那些伙家安頓了出來，將些晚飯與如虎吃了，道「裡面睡罷。」如虎應了，跟著眾人走入去時，裡面又走出七八個大漢來，劈胸便來揪住，卻好被如虎趁勢一提，《拳經》叫做順手牽羊，只因如虎力大，就提了一個在手裡，左右亂打，把那幾個都打倒了。就向那人身邊取出一把刀來，盡數殺了。有幾個走出外去的，如虎拿刀趕上，也都結果了。然後走到灶下，叫聲：「娘子，出來講話。」

那婦人歡歡喜喜走出來道：「真好漢，真好漢，我被這些人擄掠在此。天幸得遇好漢，殺了這些強盜。如今妾身無可投奔，就情願從了好漢罷。妾身李氏，原是山東新城縣人氏。」如虎道：「我要往西方去尋取功名，若帶了你，如何去得？這個卻不便。」

李氏道：「妾身已識得好漢是個大英雄豪傑，情願相從，就在這裡等候好漢，任你求得功名時，卻再與你相會，何如？」如虎道：「好便好，只是我這功名還無影響，得知去了幾時回來？你如何等得。」那婦人道：「說那裡話。我肯嫁你時，休說一年半載在此等你，便是十年五年，也等你回來。只是你功名到手，休要忘了今日。」如虎說：「我是義烈漢子，休說這無情的說話，只是這所在你也難久待，我也是山東安丘縣白兔莊人氏，離此只得七八日路程，你明日慢慢的到我家住下。那白兔莊便是我祖遺的，無人來爭競得，左右鄰里及安丘一縣，都曉得我是個好漢，插號猛將軍，你到那裡說是猛將軍韓如虎的妻子，誰敢惹你？」於是兩人就在這店中做了夫婦。住了三日，如虎打聽得兩廣地方有苗賊作反，思量到那裡去尋些事業。因此要別了李氏，取路而去，李氏也不留戀，遂收拾了衣服。那些強盜屢次謀害客人身邊財物，也積有幾百兩銀子，遞與如虎做盤費。如虎只取了五六十兩，藏在身邊，其餘都付李氏收了。道：「你只在白兔莊上住下等我。」說了一聲，提了短棒，背著包裹。一直去了。李氏也收拾完了，扮作進香婦人，出了店門，挑了一個擔兒，就把店門放了幾把火，燒得乾淨，自去白兔莊安身。不提。

說這如虎，又經過了河南、河北、湖廣、金陵許多省會，走了幾千里路，卻並沒一個好賢的。如虎到處便留心訪問，都是空過。將次行了一年有餘，一日也到了廣西地界上了，就聞得說兩廣山中，有苗賊作反，有掛印大總兵陸虬，在那裡招兵殺賊，如虎得了這個消息，要去投軍，只是一路行來，身邊盤纏都用盡了，五六十兩銀子，不夠他買酒肉吃。雖是到了廣西，有這投軍的機會，也道進身有路了。但打聽得陸總帥名下，有個頭目，叫做胡大通，此人極是貪財好利的人，要投軍的，先要見過了他，進了他禮物，他肯收，就收了；他不肯收，隨你怎麼，沒個法兒進去。因是他的職掌，故此要三十就是三十，要五十就是五十。你道這韓如虎走了幾千里路，到處訪賢，耽擱了一年工夫，身邊還有銀子送他麼？如虎死也不怕的人，聞得這個信，便愁將起來。這才是一文錢要逼殺英雄漢哩！莫說三十、五十兩，就是三錢、五錢也是沒有的了，這怎生區處？連日坐在客店裡歎氣。自己是個山東人，又無本處相識，正在納悶，只見對面又走入四五個關西大漢，也說要去投軍，如虎就向前唱喏道：「列位哥去時，挈帶小子則個。」眾人道：「最好，最好。只是那胡頭目要銀子，你可有麼？」如虎道：「便是沒有。」其中有一個姓黃，名熊，向著眾人道：「你們莫要心焦，我有一個結義兄弟，叫做袁有義，這個人雖只是個家丁，其實那胡頭目極聽他言語，他若說的。無有不依，我今同眾弟兄去相懇他，若是袁有義肯與我們講一句時，無有不成了。」如虎聽了，滿心歡喜，一把扯了黃熊，就要同去。

黃熊就如同如虎，又是三個：陳飛、楊信、鍾奇，共是五人，一同來相見了，果然那袁有義倒是個慷慨仗義的人。韓如虎先向前告道：「小子是山東青州府安丘縣人，行了一年，走了萬里，如今身邊盤費用盡，又是客邊，舉目無親，如今若不得總爺處收留充作軍士，只好死了，再有何人肯提掇生路的。如今聞這黃兄弟，說與長官結義，小子特來懇求長官，對胡頭目引進一聲，但是小子日後建立功名，若得到封侯之位，情願將侯印讓與長官，以報今日一諾之惠。正是教人救急，如今小子事在窮途，只求慨諾。」說了一遍。那回來的一齊笑將起來，道：「如今投充一名軍士，尚苦不得收留，你這人就說個封侯，又肯就把侯印讓人酬謝，這便是哄他了，也不知還是哄著自己哩。」不知這猛將軍一味耿直，不曾委曲，不覺把心事一直說了出來，被眾人說破了，自己轉想，這一句話真個也說得忒孟浪了。倒是袁有義真是好漢識好漢。他就識這猛將軍是個異人。一口應承道：「我便與你方便了，還不叫你做散兵，還與你一個總旗名號。總旗名下，就管了五十名兵士，我也不要你一分銀子，你自去建功，自然升授，你只到那封侯之日，我已是歡喜了不得，豈有將侯印送我之理，我也不是那望報之人！譬如大丈夫，一言知我，便許以死。如今好漢子在落難之時，我就有千金時，也肯贈你，難道一句薦撥的說話，都不肯為著朋友麼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你且莫說那報恩的話，一說那句話就小家相了，不是漢子的口氣。」如虎大喜，稱謝不盡。袁有義倒拉了如虎，並邀著黃熊三四個，一齊到個大酒鋪內，吃了半日酒。袁有義出門遞了一錠銀子，約有二兩多重，還了酒錢，眾人作別去了。次日。這袁有義單單引了韓如虎去見過胡頭目，認作結義兄弟，再三與胡頭目說了方便，真個胡頭目就不要他銀子，倒替他補了總旗名號。自此韓如虎就在陸總帥帳下，做了一個總旗。

一日，陸總帥出到演武場，大操人馬，刻日會同兩廣總督、軍門，出兵會剿苗賊。陸虬出令：「有能十八般武藝件件皆通，射一回箭枝枝皆中的，便點與先鋒之職。」不論有職無職、新充舊練的，一齊上場操演。只有韓如虎施逞一十八般武藝，無不精熟，果是個能征慣戰的；射了一回步箭，果然連中九枝。陸總帥大喜，就僉了他先鋒之職，賞了二十四兩銀子、八個銀牌、兩朵紅花、一把寶刀。帶了五千人馬，直哨到苗蠻山洞口邊。這些苗兵卻倒也很哩，十里之外，他就布下地雷、飛槍、暗銃，擋著他的，就身亡骨喪。韓先鋒遠遠哨了一回，心生一計道：「他埋伏著地雷、暗銃等物，我兵如何敢近他？若不近前，也那得成功哩？」看見沿山四面，各處有瀑布飛泉，就令軍士五千，一齊解了鞍馬、盔甲，各使鋤扒，掘了四個大溝；一邊著人砍了數百枝大竹，俱劈空了，卻接著那瀑布之下。引那幾處飛流的水，一時貫將下來，直貫到地雷之內，盡被水沖壞了。有那衝不去的，山水一浸，已是濕了，不想點得藥線著。韓先鋒已是破了他的暗計。

不料這苗賊正不向前交鋒，故意埋著地雷以防追襲，他倒向後山殺到廣東地面，一面就破了瓊州、香山、麻哈、光州幾個州府，數十大縣，勢甚猖獗。這韓如虎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這五千兵幹得甚事？」索性向陸總兵叩頭稟道：「那苗兵山前埋伏暗銃等項，甚是利害，小將已都破了。如今願向元帥請三萬大兵，小將統領，抄轉廣東後路，直搗他巢穴，然後殺出來，與總爺會兵，殺散這些游兵，就好成功了。」陸虬大喜，隨即點與三萬大兵，詐稱十萬；加如虎參將職銜，囑付他：「小心在意，早報捷音。我大兵在下江會齊。」如虎謝了，領兵出征，直從廣東揭陽嶺後，殺入苗賊巢穴之內，把他妻小盡數殺完，放火燒了他的安身之所，然後殺將出來。恰好陸總兵會同兩廣軍門大兵也到，如虎稟道：「破竹之勢，不可失也。趁此得勝之兵，一鼓可下，小將情願向前！」數月間，就把失去的城池，盡數恢復了；又把這些苗兵殺個寸草不留，這已是成功於貓了，卻是如虎第一大功。陸總帥會合撫院，上了紀功勞的本章。聖旨倒下，說陸虬選將得人，賞賜黃金千兩，封為伯爵；如虎連破名城，厥功甚懋，即封為定廣侯。

這韓如虎不肯受封，隨即附上奏道：「臣本山東布衣，遭遇到此，臣心已足。但臣當日若無袁有義，焉有今日？情願將侯印讓封袁有義，以報前日一諾薦賢的厚德。回到山東，以終餘年，臣之願也！」候了半月，聖旨嘉其信義，不肯忘本，准了他表章。加賜白金萬兩，名錦千匹。如虎捧了聖旨，帶了侯印，一徑來到袁有義家中，如虎兩人交拜了四拜。如虎就將聖旨、金印，送與袁有義，道：「也不忘了當日讓你侯印的這句話。」袁有義那裡肯受？如虎笑道：「只是我今日富貴已極，讓這侯印何難？當初窮途之際，卻倒虧你引薦的功勞，念念不忘哩，大丈夫一言，豈有翻悔，古人說『知己倍於感恩』，又道不得個『感恩倍于知己』麼？我當日落難時，誰肯把一言扶持我哩。知恩報恩，理之當然，何必謙讓。況今已請准了聖旨，不必謙辭了。」於是袁有義只得受了。如虎又將加賜的白金、名錦，去尋見那黃熊，盡數送了與他。一日想起那李氏，不知在白兔莊上也不在，自己功成名就，就思退步。來見陸總帥，辭回山東，陸虬款留不住，就與定廣侯袁有義，一同治酒餞行。袁有義又整兵直送到廣西界上，方才灑淚而別。

如虎只領著參將的官銜，帶了隨行百名兵士，一路只問山東消息，有的說山東平靜，有的說山東荒亂，如虎思忖道：「我在此為官，不致緊要，連累妻子受苦。」連連的卻叫了一隻小船，取路向山東進發。一路無詞，到家快了，又起早路。走了數日，來到一個去處，仔細看時，正是那老僧指迷的山上，如虎行到此地，猛然想起當日老僧言語，三句都應了，只有結沒這一句還不曾應。首句說「得名於虎」，就說我取名如虎的意思了；第二句說「進身於猿」，我想猿者袁也，遇了袁有義，才得進身，殺了苗賊，建了功勳；貓者苗也，豈不是「成功於苗」麼？再想沒句，一時尚不能解悟。一頭想，一頭行路，還未到廟門首，只見前面旗幟嚴整，戈戟輝煌，鼓樂喧天。後面有虎先鋒。猿使者一班儀仗，兩路陰兵齊來叩頭迎接，道「主公爺爺來了。」都說要迎請入廟。如虎抬頭看時，只見山門上有六個字了，上面寫著「白兔山神之廟。」忽然省道：「當初我來時，只有『山神之廟』四字，前面空著兩字，我道是何緣故，今日重來，就添了『白兔』二字。況且那老僧說『歸神於兔』，明明道我是白兔山神了。」舉步入廟，吩咐兩行鬼卒，依舊管取職事，不得有違。再看後面石壁上，字都沒了，倒有那老僧形像，乃是石刻在上的。如虎向他拜了一拜，立起

身來，發放廣東隨來的人役道：「我已在此為神。只因平生剛直，報恩酬知，臨財不苟，故得成神。你們回去，多拜上袁爺、陸爺，好建功勞，盡忠報國，不必記念我了。」說畢，就升了神座之上。眾人向前再要問時，就不動了。隨隊眾人大驚，羅拜了一回，只得去了。

卻說那李氏自從別了如虎，即回到白兔莊上，整整等了十年，再不見些音信，終日懸望，求神問卜，都是沒用。這日早晨，獨自坐在莊上，忽然睡去，只見外面儀仗鼓樂，儼如王者。直抬進門，看時正是如虎，李氏正待問時，只見如虎開口說道：「娘子，娘子，有累你等了十年！我十年內，已在廣東封侯拜將，遂了功名，如今已往前面白兔山為神了。你原是我前生妻子，明日可到白兔山神廟來看我一看。」說畢就轉身，一班陰兵依舊簇擁去了。李氏驚將醒來，一身冷汗。正是午時，想了一會道：「據他英雄漢子，那般行事，或者亦可為神。只是怎生就為神在白兔山上？如何不回家見我一見？他分明夢中說，叫我明日去看他一看。今日尚早，上山不遠，不如就去看看。若果然是真，我便拼一死報他罷了，不然誰知我在此真心等他這十年的辛苦。」急急燒了一盆香湯沐浴了，換了一身新衣，走向白兔山上來。行了十來里路，果然見個白兔山神之廟，李氏不管生死，一直走入廟去。只見正殿上神廚內，坐的正是，猛將軍的面貌如生。李氏認真了，連忙拜了四拜，燒了一炷香，禱告道：「妾身李氏，自從臨漳縣客店分別，在莊守候十年，不見將軍回來。不想歸神於此，早間又承將軍不忘舊約，特來托夢，如今妾身願從於地下罷。」祝告已畢，就向身邊取了一把短刀，勒死在香案之下，就做了夫人。這猛將軍又各處顯靈，土人就將李氏塑在猛將軍右首。

卻說那些廣東隨來的軍士，回廣報與袁有義，說韓參將歸神一事，袁有義贊歎道：「他生平不失信義，又氣性剛直，故此為神。我怎為一句引進的言語，就久占他血汗功勞的一個侯位？雖是他知恩報恩。我受之豈不太過！」即上本說：「韓如虎身已為神，仍願將定廣侯印退還，乞降恩詔，就敕封他為定廣侯、山東白兔山神。」聖旨准了。行文到青州府安丘縣，知縣聞知，即到白兔山看了，有地方眾人一向認得這韓如虎的，都道是他真身，不消另塑，只改換牌額，修理祠廟罷；又稟李氏貞烈從死的事體。知縣焚了香，祭獻已畢，就把聖旨焚在香爐之內。重修大殿，內外金碧一新，山門用朱紅扁額，上寫金字道：「敕封靈應定廣侯猛將軍白兔山神之廟」十六個大字。廣東袁有義、黃熊也感激他報恩太厚，捐資為他立廟在廣，四時享祭。故兩處血食不斷，土人求晴禱雨，許願作福，香煙不絕。有詩為證：

平生正直又無私，信義為神定有之。
感人一諾封侯報，結客何須各片詞。

總批：說得意氣慷慨，俠烈如生。交朋友的也要有此一腔熱血方是。那得悠悠行路，直恁休戚不關？可歎，可歎！
又批：吝惜片言而不為人汲引者，世固有之，特為道破。